





劉向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雜事六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

劉向新序目錄



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  
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  
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  
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  
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蠱起於中國皆明  
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  
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  
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  
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爲  
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

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  
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  
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  
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  
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  
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  
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  
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  
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  
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



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  
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  
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劉向新序卷第一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  
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  
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  
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  
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  
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  
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  
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



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孟墮郡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

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曷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



專責禮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

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



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迴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

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夕死可矣於以聞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



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  
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  
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  
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  
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莫之也天之愛民甚矣  
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奔天地之  
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之神之紀百姓

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陽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  
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  
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  
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  
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  
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  
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  
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  
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



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  
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  
與群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  
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  
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  
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  
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  
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  
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  
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羶羊之皮不如一狐之

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  
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  
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  
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  
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  
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  
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  
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



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  
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  
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耶使吾國亡  
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  
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蒞革  
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  
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  
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  
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  
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漸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  
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  
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  
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  
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  
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  
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  
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  
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  
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  
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



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  
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  
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  
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  
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  
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  
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  
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酌  
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  
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  
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  
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  
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  
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  
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  
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  
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  
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



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  
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  
大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  
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  
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  
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  
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  
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  
門下食客者二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  
食不足朝收市租君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

曰今天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  
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  
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  
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  
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  
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  
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  
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  
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  
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  
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  
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

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  
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  
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  
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  
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  
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  
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  
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  
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聵甚  
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  
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  
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

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其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  
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  
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  
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  
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  
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  
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  
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  
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  
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鵝  
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  
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問

師曠

生無日朕其

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何謂也師曠曰君臣行  
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君臣行  
以采名譽百姓信免

一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六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  
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  
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  
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  
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  
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  
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  
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  
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



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轉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旣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鄆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

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復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鄆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

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劉向新序卷第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  
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  
闕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  
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  
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  
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  
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  
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  
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



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  
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  
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  
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  
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  
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  
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  
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  
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  
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鬲蔽也所以千載不合  
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

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  
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  
爲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  
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  
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  
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  
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  
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西入  
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樛里子爲右丞  
相樛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



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遂至息壤請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功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



及武王薨昭王立樛里子公孫子讓之甘茂過  
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  
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  
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  
也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  
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  
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  
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威

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  
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  
書子賤從旁引其財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  
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  
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  
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弃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



者國有餓民

一本作下後宮多幽女者

下民多曠夫

餘行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故國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

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

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

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

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

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頽

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

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

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

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

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

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

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

淳于髡曰方內而負鉦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

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

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

省貧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

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



冕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入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大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躰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幪錦繡隨風

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



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  
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毋賦歛赦罪人  
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地吏夢  
大帝殺地曰何故當聖之道為而罪當死發夢  
視地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  
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  
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  
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  
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  
年十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  
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  
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  
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  
鴈之故而使人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  
君援其手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樂哉今  
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玉勝設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  
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  
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



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矚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置之憂今君逐獸矚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之憂今君逐獸矚而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此言也夫君子之事地敬社稷名漁者曰君何以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博黍以示兒子兒必取博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陽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罟之患不若大澤也今君逐獸陽入至淺渚則必有羅罟之患不若大澤也今君逐獸陽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遂出澤而受之漁者曰君何以教寡人

謂行者記漁者  
大事地敬杜稷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曾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  
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  
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  
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  
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馬之  
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  
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  
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  
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  
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  
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  
聖人蚤從事矣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  
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馮衍侈靡而  
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歟妄爲楚國  
妖讖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  
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



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  
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  
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  
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  
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  
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  
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  
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  
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  
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

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持丸  
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陂池  
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  
啄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  
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  
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  
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  
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  
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麇  
鹿彊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溢蒲無涯



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  
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  
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  
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  
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  
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  
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  
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  
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  
之上而下爲蟲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

俛啄白粒仰棲茂樞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持丸  
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鵲巢  
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  
啄鯁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  
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  
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  
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  
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  
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麇  
鹿彊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溢蒲無涯



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  
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  
王也蔡侯之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  
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  
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  
乎黽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  
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  
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  
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  
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鐵布十

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賀我也譬言無異夫路  
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  
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  
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  
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  
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  
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  
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  
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  
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



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  
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  
王也蔡侯之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  
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  
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  
乎黽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  
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  
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  
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  
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銀布十

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賀我也譬無異夫路  
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  
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  
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  
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  
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  
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  
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  
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  
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



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為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

臣之隱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  
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卽十三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



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謂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益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謂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拚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竒能乎無益女對曰無有竒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



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  
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  
但揚自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宣王曰願遂聞命無益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  
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  
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  
琅玕龍䟽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  
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  
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  
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  
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  
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  
嘆曰痛乎無益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  
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  
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  
益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劉向新序卷第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  
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  
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  
厥妃出入必與之偕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  
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  
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  
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  
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  
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  
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  
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  
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

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  
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  
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  
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  
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  
若以桀詐桀猶有辜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  
郊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  
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  
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  
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  
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



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得頭目而覆曾腹也許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東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未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爲與國齊

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遂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



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  
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  
一說定疆秦之莢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  
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  
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屠燕國載  
其實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  
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

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  
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  
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  
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玉為能  
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  
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  
燕燕王吊死問葬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



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

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旣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士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指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請其願而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



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誰待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惠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墉所以右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嘗不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一

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夫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



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非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闕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經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



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其符節南使趙願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首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北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

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紂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



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  
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寬乃從獄中  
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爲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  
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  
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  
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  
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歎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  
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  
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  
到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  
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  
生白圭戰士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



怒食之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  
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官見妬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卒相  
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愛  
之以政寧戚節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  
人者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

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  
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  
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是  
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  
宣此一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  
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  
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讎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  
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  
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  
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  
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  
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  
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藜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  
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

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閭投人於道路衆無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  
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  
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紙足以  
結怨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封  
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  
之術俠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  
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  
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在中廢子



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  
拔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至天下秦信左右而  
弒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學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  
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阜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  
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回東今使天下寒廓之士籠於威重之  
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  
親近於左右則王有伏死崛穴巖藪之中耳安  
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  
之卒爲上客



劉向新序卷第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懇田狝邑闢土殖穀盡地  
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  
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  
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  
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  
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  
平原廣囿車不結執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  
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



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

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主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或自退於郊三日請罪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



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  
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  
程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  
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  
相季成程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  
故李克之言是也

蓋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相公而功  
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  
子方敬讓于木此名之所以過於相公也卜相  
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  
於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  
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  
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  
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  
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  
無善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  
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相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  
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



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  
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  
程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  
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  
相季成程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  
敬李克之言是也

蓋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相公而功  
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  
子方敬後于木此名之所以過於相公也卜相  
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  
於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  
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  
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  
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  
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  
無善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  
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相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  
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



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劔拔刃而進迫相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相公曰君其許之相公許之曹劌請盟相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劔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信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

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温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



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  
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  
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  
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  
氏并代爲天下疆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  
刀以迎莊王曰寡人與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  
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  
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  
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

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  
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  
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  
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  
皮不露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才救者祥也君以  
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  
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  
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  
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  
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



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  
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  
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  
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  
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  
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  
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  
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  
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

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  
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  
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  
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  
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  
聞之子子當賞邾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  
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



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亦  
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瓜惡  
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  
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  
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  
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名上怨禍  
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補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  
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  
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  
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

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  
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  
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  
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  
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  
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  
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  
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  
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  
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



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



夫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  
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  
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  
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栢公與管仲鮑叔寧戚飲酒栢公謂鮑叔姑爲  
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  
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寧  
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栢公辟席再拜曰寡  
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  
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栢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  
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  
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  
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  
栢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  
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  
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栢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  
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  
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栢公怫然作色曰吾聞  
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  
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



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  
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  
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  
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  
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  
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  
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  
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  
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

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  
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  
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  
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  
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擲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  
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  
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  
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  
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  
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



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  
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  
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  
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  
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  
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  
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  
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  
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

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  
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  
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  
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  
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  
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  
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  
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  
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



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寘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

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



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

誣焉天道不誥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國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二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割偃者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鸛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鷓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鷓



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國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二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鸕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偃者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佚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鸕鷀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鸕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鸕



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  
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鷓於城陬者以亡國也  
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劉向新序卷第四







